

David Schreiner 博士，思考黑桃， 第二节，马里和吉尔伽美什史诗， 两个广泛的趋同

© 2024 大卫·施赖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大卫·B·施赖纳 (David B. Schreiner) 在他的《思考大爆炸》的教学中。这是第二节，马里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两个广泛的融合。

欢迎，这是我们四场讲座的第二场，我在结束时快速讨论了 William Dever 和他的融合思想，以及我们将如何使用该思想并发展该思想，并在讨论时讨论狭义趋同和广泛趋同。有点开始梳理本次讲座和下一次威廉·迪弗 (William Deaver) 关于思考大洪水的教学内容。

考古学和旧约圣经之间的交集和融合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本次讲座中，我想讨论一些广泛的趋同，希望在本次讲座结束时，当我谈论广泛的趋同时，您会理解我在说什么。再次强调，它不一定是直接的接触点，而是阐明了世界观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它间接地阐明了圣经的内容。所以，我想谈谈马里，一个特定的地方，原因将变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我还想谈谈一个文本，《吉尔伽美什史诗》。

这是考古研究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果，它们已经存在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不幸的是，在最近的记忆中，由于伊斯兰国问题和叙利亚政府内部的动荡，马里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退居二线。但我确信，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上从 20 世纪初就一直在发生，所以我确信它会在某个时候卷土重来。

这太重要了，不能放手。所以，我相信 Mari 会重新振作起来。所以，我经常问我的学生，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拉动房间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但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你知道，考古学的本质是什么？我得到了许多不同的回应。

我会让人们说，啊，证明圣经是真实的。我会让一些有点逆反的人说，啊，反驳圣经。为了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正在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卖给博物馆。

这些人常常受到《国家宝藏》、《夺宝奇兵》和《夺宝奇兵》等电影的影响，这很好。但我经常以讨论考古学的真正含义来结束这次谈话。这很有趣，很有趣，我从中得到了一些乐趣。

我只看到他们的神态，脸色就彻底变了。特别是当我告诉他们考古学确实很单调，也许会被一个重大发现所打断时。你将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幸运的话，你会发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但你不能指望这一点。你会看到很多污垢。

我的意思是，我记得当我在特尔雷霍夫时，我们正在挖掘泥土，将泥土放入桶中，然后用桶将泥土从洞中串起来。我们会把地板刮干净，然后坐在那里，我们会说，好吧，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会看看，好吗？那是污垢！是的，它是污垢，但是它是重要的污垢吗？我不知道！然后我们会转移过来，我们会看到一堵大墙。我们会说，好吧，清理那堵大墙。

我们真的会用刷子把污垢从污垢上扫掉。但这是你需要做的。我们会盯着一堵大墙，然后说，哦，好吧，看看那个。

哦，灰烬标记，好吧，好吧。哦，那里有一层。所以，人们经常盯着泥土。

你盯着这些污垢，试图弄清楚这些污垢是否很重要。然而，直到考古学家在办公室里站稳脚跟之后，回报才会显露出来。几年后，他们开始堆积所有数据。

考古学很大程度上是数据的汇编。数据，数据，数据。绘制它，记录它，将它放入数据库中，然后我们会回来处理它。

这就是考古学。一天结束时，当每个人都完成挖掘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开始将所有东西放在一起。

所以，你必须专心致志。您必须树立长期目标。如果你愿意的话，最后的比赛。

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能看透这件事，你很可能会得出一些重要的见解。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将改变人们看待古代以色列社会的方式。

他们将改变人们阅读圣经和理解经文的方式。这是一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在今天的现代以色列实际上并不存在。

它在一个叫叙利亚的地方。那就是马里古遗址。马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耐心，年复一年的挖掘、绘制数据图表、记录数据、最终发布数据，将如何改变我们理解圣经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在这次讲座中首先想要得到的。我想去看看一个叫马里（Mari）的地方，古马里（Ancient Mari）。

在这张地图上，这就是马里本质上所在的地方。请注意，它就在叙利亚边境内。它位于连接古代贸易路线的山谷中。

实际上有人专门绘制古代贸易路线。这非常非常令人着迷。一个名叫多尔西的人当时实际上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他谈到了以色列古代的公路系统，他们经过什么地方，经过什么山谷等等。所以，古代公路系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贸易的所在地。所以，古代马里是在一个连接的山谷中。

这里是美索不达米亚。穿过这里就是古代以色列的所在地。由此可见，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这里离幼发拉底河非常非常近。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通过人造渠道与幼发拉底河相连的。因此，非常复杂的建筑特征、基础设施等。

这就是该网站的战略重要性的原因。它有一段历史，古代马里有一段占领历史，可以用三个城市的故事来概括。第一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之初，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

这是一座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有着非常非常悠久和丰富的占领历史。城市 1 之后是城市 2，城市 2 之后是城市 3。城市 2 可能是所有三个城市中记录最齐全的。它可能是这三个城市中最复杂的一个。

我们知道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央宫殿系统的发展来实现的。于是，挖掘机的重点就集中在中央宫殿系统上。他们可以识别发展阶段。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大规模的发展阶段与城市 2 相关。所以城市 2 有非常详细的记录。然而，我们讨论的最重要的城市可能是城市 3。城市 3 和一个名叫 Zimri-Lim 的人。齐姆利·林（Zimri-Lim）是一位亚摩利人统治者，古代马里的亚摩利人国王。

他是古代马里最后的亚摩利国王之一。他留下了相当重要的文本宝库，这是 Mari 如何开展日常业务的文本文档。第三城最终被洗劫并烧毁。

Zimri-Lim 就在那里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和展开。所以，Zimri-Lim 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原因几分钟后就会变得清楚。

因此，当汉谟拉比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并最终找到巴比伦时，它最终被汉谟拉比洗劫一空。所以就是这个人最终毁掉了一切。现在，马里的遗产是什么？再说一遍，我刚才讲的是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基本细节，占领的时间长短，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什么是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想谈谈真正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会给你重要的数据，为你总结，然后把它带回到旧约。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事情之一是亚摩利人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和二态社会的遗产。

现在，这可能听起来很复杂，但让我澄清一下。亚摩利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旧约中的某些地方实际上讨论过亚摩利人。

不经常，不像一些迦南人那么频繁，但我们确实在旧约中谈论亚摩利人。所以，旧约圣经了解这种特殊的文化。它们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文化，一种非常难以定义的文化。

但他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识别他们，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原因识别谁是亚摩利人，谁不是，但这非常非常困难。他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他们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统一的，我们可以感谢丹尼尔·弗莱明开始阐明和澄清其中的很多内容，但他们的统一不是由任何国家，不是由任何特定的地点，而是由特定的生活方式和语言。

因此，他们坚持特定的语言风格，坚持特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被定义为一种流动的田园生活方式。这不是一种倾向于定居和城市化的文化。

不，他们按照牲畜的季节性迁徙模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他们的做法与当地城市中心不同。他们也被负面看待。有一些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很多消极的一面。

所以，当我们读到齐姆里·林（Zimri Lim）的信件时，我很抱歉，当我们读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文献中谈到亚摩利人时，其中一些是积极的，但也有很多消极的。但他们也在谈论这些由特定生活方式定义的人。现在，说到亚摩利人在旧约中的地位，旧约也将他们视为铁器时代之前中部高地地区一个松散定义的政体。

它们是青铜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中期的一种现象，与高地地区有关，这是这种流动的田园生活方式真正在该地区扎根的地方。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似乎对他们有负面的记忆。例如，玛拿西在他的统治评价中被描述为负面的，他的罪实际上与他之前的亚摩利人是一致的。

所以，这是非常消极的。我相信那是玛拿西。我很确定那是玛拿西。

因为它有点突然跳出来。但它们确实出现在旧约中。申命记中也有关于它们的讨论，也与迦南异教有关。

因此，他们被负面记住。但同样，他们因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被记住，他们被作为一种松散定义的政体而被记住，而且他们被负面地记住。现在，马里的文本谈论的另一件事是二态社会的观念。

二态性是指社会中独立但可识别的元素，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合作。现在，诚然，二态性很难定义。但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理解某些社会，特别是古代世界，是由不同的领域（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同的元素组成的。

很多时候，那个社会中有人以放牧为生，每天过着放牧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做了，族长们也这样做了。它们会遵循季节性迁徙模式在中央山脊路上上下下移动，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

马里的文本谈到了这些农牧民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谈论那里所涉及的紧张局势。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所多玛和蛾摩拉附近的罗得。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城镇。它们是城市中心。这种农牧生活方式似乎与很多有关。

这些是二态社会，在马里有详细记录。我们稍后将讨论其重要性。但同样，马里的含义很大程度上与亚摩利人和二态社会的遗产有关，我们如何定义它们？

它也照亮了，这可能是马里文本中我最喜欢的元素，因为直到马里文本之前，我们在定义先知时都在做一些影子游戏。他们是谁？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有一些文字。我们从某些地点获得了一些证据。

但有了玛丽，事情才真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我们要感谢一些学者，特别是像亚伯拉罕·马拉蒙特（Abraham Malamont）这样的学者，他们真正开始阐明先知的制度形象，这可能是由于马里文本而成为可能的。现在，马里所做的，马里将谈论先知。

它将谈论这些楔形文字板中的先知。他们会用各种术语谈论先知。他们会使用各种术语来谈论这位先知。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预言机构不应该被缩减为一个特定的术语。所以，你可能听过有人说，嗯，你知道，那个人，他被称为“navi”，因此，他是一位先知。但这里的这个人，他不被称为导航者，所以他只是一个预言家，或者他只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他并不是真正的先知。这就是胡言乱语。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马里向我们展示的是使用多种术语来谈论单一的社会制度。

我们主要根据功能创建社交档案。这些人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运作？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被引用的。参考很重要。

我并不是说引用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我们只依赖它们的引用方式，那么我们可能会遇到问题。但马里向我们展示了可以使用多种术语来谈论先知。因此，在谈论先知时，马里文本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比较工具。

它们向我们表明，马里的先知和这些文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750 年左右，所以是在父权制时期，而不是在国王以及统一和分裂的君主制时期。这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但他们仍然向我们展示了类似的预言方法。归纳预言与演绎预言。

他们如何给予预言性的神谕？Mari 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正在做类似的事情。直觉预言与归纳预言并存。直觉预言是指一个词刚刚临到一个受圣灵膏抹的人身上。

他们只听一句话。也许你听说过。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是来自圣灵的。

这是一个直观的预言。归纳预言是使用某种类型的基线，某种类型的可观察现象，然后你看到一些东西，看着一些东西，然后说，好吧，这是什么意思？好吧，我缺乏更好的术语教科书是怎么说的？所以，他们回到既定的准则、既定的标准，然后说，好吧，如果乌鸦在一天的这个时候飞过你的房子，那么我们可能正在处理一些不祥的事情。这就是演绎预言。

你看到一些东西，你观察一些东西，你经历一些东西，然后你回到公认的标准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在旧约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在马里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再次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机构的背景。我们在马里还看到，预言与危机时期有关。预言与某些权力结构有关。

因此，马里有中心先知和外围先知。外围先知是那些与中央权力结构无关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弥迦。

这些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先知。他们没有关联。他们与中央君主制无关。

但我们有像内森这样的先知。我们有像迦得这样的先知。以赛亚可能更像是一位中心先知。

他很容易接近希西家王和亚哈斯王。他可能更像是一个中心先知，而不是一个外围先知。所以，我们在旧约中有这些。

以及与危机时期相关的预言？我的意思是，整个铁器时代是一个社会转型和危机的巨大时期，特别是当新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出现时。因此，在马里，我们再次看到先知们在发挥作用，以同样的方式开展他们的工作。它成为构建先知制度概况的宝贵比较工具。

我们在马里也看到，预言是在更伟大的事物的背景下被理解的。天哪，这太令人兴奋了。这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先知，因为他们理解他们的话语是更伟大事物的一部分，圣约观念，救赎历史，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正在马里发生。

它几乎没有像神学上发展的那样。但有证据表明，马里的先知们明白，他们的言论会产生比特定互动更大的影响。有趣的是，Mari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横截面。

同样，其日期约为公元前 1750 年左右。好吧，那是 Zimri-Lim 的时间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横截面，圣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历时观点。

这两件事一起确实让我们能够自信地谈论先知是谁、他们如何开展业务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开始明白先知扮演着神学和社会角色。很难区分这两者。

是的，他们将神的话语带给人民、君王、祭司和民众。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发挥了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当谈到马里文本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定义先知的概况和制度概况时，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见解。

现在，回顾几分钟，根据我所说的几分钟，关于族长的历史性，马里必须告诉我们什么？再一次，我们看一下马里文本，我们看到了农牧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作用。我简单地提到，这听起来很像罗得。这听起来很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我的意思是，亚伯拉罕回来了，他与麦基洗德进行了互动，麦基洗德显然与他附近的一个城市位置有关，他们正在进行这种互动。关于族长的历史性，这告诉我们什么？关于父权叙事的历史性的讨论是一个很长的话题。我不想重复这些细节。

但这是 70 年代和 80 年代讨论过的事情，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激烈的争论。但《马里》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社会描述、背景信息、族长生活的背景并不是幻想。这是现实。

这就是这些社会的运作方式。这就是社会中这些要素发挥作用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所以，当它谈到亚伯拉罕与城市里的人进行定期互动时，当它谈到罗得与城市中心的互动时，等等，当它谈到这些东西时，这不是幻想。

圣经文本抓住了有据可查的记忆，即族长的记忆和现实。Mari 让我们能够更详细地理解这些东西。它是否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父权叙事的历史真实性？不，它不会那样做。

所以，你不应该引用马里的文本，它谈论二态社会，这有助于我们识别和理解这些类型的社会。你不应该抓住这些文本并带着歉意地使用它们来支持父权叙事的历史性。你不能这样做，因为证据仅限于此。

到目前为止，这种互动、这种互动、这种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当你开始用这些证据来论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历史真实性时，你就太过分了。你已经超出了证据范围。

因此，请接受证据所提供的信息。但我再次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将这些叙述锚定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这很重要。

这就是 Mari，我想在这里换个方向。我想在这里换个话题，谈谈《吉尔伽美什史诗》。再说一次，马里是一个地点，而我们关注的是城市 3。这是一个特殊的地点，真正阐明了社会背景、先知的社会构成、二态社会、亚摩利人等等。

再次，广泛的趋同。但在这里我想谈谈文学。我想谈谈文学，这就是事情变得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

我喜欢吉尔伽美什史诗。我越来越喜欢它，并且我认为它真的非常非常令人着迷，原因有很多。但我们必须开始，因为它是一篇文本；我们必须从故事情节的概要开始。

它首先叙述了这次漏洞利用。吉尔伽美什——我不应该说它开始，但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哲学的。但这主要是讲述历史上乌鲁克国王的功绩，他的名字叫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最初的性格显然非常难相处。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开头几行讲述了他对人民的严厉，而且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领导者。我不知道，这个现实让人们发出了某种呼喊。在这些让我想起《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画面中，民众在压迫的环境下大声呼喊，以回应不仁慈的领导人。

很相似；这并不准确，但它确实提醒了我，当你读到《吉尔伽美什》的开头诗句时，它确实让我想起了《出埃及记》第一章中的内容。众神聚集在一起，他们听到了人们的呼喊，他们说，好吧本质上，我们必须对此做点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好吧，让我们给他一个对手。让我们给他一个能够取代他、统治他、让他成为一个更加仁慈的统治者的人。我们要给他恩启都，这是一个野人。

所以，吉尔伽美什来自城市，他是国王，作为对他的回应，如果你愿意的话，众神将赐予一座山。恩启都，按照他的描述，他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山地人。他是一个来自荒野的人，而且非常不驯服，但他是能够控制吉尔伽美什的人。

问题是，当恩基杜和吉尔伽美什最终相遇时，他们打架，摔跤，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漫长的战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最终，恩基杜和吉尔伽美什没有彼此不讨厌，但他们宁愿成为最好的朋友。我的意思是，随之而来的是兄弟情谊，本质上就是这样。因此，诸神的计划适得其反。

吉尔伽美什成为恩基杜最好的伙伴，这开始丰富了其余的叙述。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是，叙事从某些特定的时间跳到了前面。它展示了事物，并推进了叙事。然后，在恩基杜和吉尔伽美什成为朋友之后，本质上，他们坐在一起，他们感到无聊。

我们会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再摔跤一些。不好了。

做到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上去杀点东西吧。我们上去打猎吧。

因此，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决定前往黎巴嫩森林，发挥他们的男子气概，并寻找一种名为洪巴巴的神话型神灵。这是一位统治森林、陆地领域边缘的神。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的森林，你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是，它们通常象征着地球上的事物与陆地领域之外的一切事物之间的过渡地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超自然现象。

所以，森林就是这片荒野，是一些疯狂、可怕的生物居住的过渡地带。生活在黎巴嫩雪松林中的那些疯狂、可怕的生物之一就是叫做 Humbaba 的东西。因此，恩基杜和吉尔伽美什决定他们要上去杀死芬巴巴。

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那里。正是在这段旅程中，他们真正思考，我们真的想这样做吗？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真的要追捕这个人。他们真的会追捕这个家伙。

最终，他们去了黎巴嫩的森林。在洪巴巴侮辱了他们之后，他们杀死了洪巴巴。但他们最终制服了他，并把他带了回来。

他们将胜利的证据带回乌鲁克，并准备在那里庆祝。他们要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正是在那次聚会上，伊什塔尔开始对吉尔伽美什刮目相看。

她向吉尔伽美什示好。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她。这让伊什塔尔很生气。

所以，她去找她爸爸说，你知道，吉尔伽美什拒绝了我。我从来没有这么羞耻过。我很伤心。

做点什么吧，爸爸。做一点事。所以，她的爸爸，你知道，这篇文章中如何描述神灵之间的互动非常有趣。

这是非常幼稚的事情，非常有权利。但最终，宇宙公牛被释放了。宇宙公牛应该去乌鲁克并洗劫一切。

这就是付款。这是吉尔伽美什为拒绝伊什塔尔而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再次行动起来。

而且他们还战胜了宇宙公牛，这让人们更加愤怒。因此，吉尔伽美什得到了恩基杜的授权，他开始给万神殿中的诸神带来更多的问题。那么，他们要做什么？而此时此刻，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断裂。

我们的文本中有一个中断。然后当事情好转时，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会有这个会议，这个神圣的会议正在进行，神灵们在会上说，好吧，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这意味着将恩启都排除在外。恩奇杜被从桌子上拿下来，他被杀了。这对吉尔伽美什来说非常非常令人沮丧。

因为这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是他的兄弟。他们有很好的兄弟情谊，他们一起做所有事情，与这个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立刻就被吸引了。

于是，吉尔伽美什开始螺旋式上升。他的情绪和心理开始失控，他的思绪开始走神。最终的结果是他要出去，他将尝试理解这一切。

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会去散步。他将追求永生的理念。死亡是如此悲惨。

死亡是如此可怕。我不想经历它。他开始寻求永生。

这个追求，这个对永生的追求将把他带到一个名叫乌特纳皮什蒂姆的人那里。因为据吉尔伽美什所知，只有一个人类取得了成就，只有一个人类取得了永生。因此，逻辑会告诉他，如果有人做到了这一点，我需要找到那个人，问他这是怎么发生的，这就是我成功的关键。

因此，他为了回应恩启都的死而寻求永生。Utnapishtim，我们稍后将讨论这张图片。乌特纳皮什蒂姆回忆道，最终吉尔伽美什找到了前往乌特纳皮什蒂姆的路。

乌特纳皮什蒂姆生活在边界地区，即陆地领域和天堂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因为他是不朽的。这是有道理的。所以，吉尔伽美什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发现自己在乌特纳皮什蒂姆的陪伴下，他基本上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伙计？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想要一些。

随后进行了对话，并且该对话以故事的形式进行。乌特纳皮什蒂姆讲述了他如何获得永生，其中涉及众神派遣的洪水。

它涉及拯救他和他的社区成员的船。这让他坐在船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涉及全球洪水退去，因此船最终会触地。

他下了船，然后，突然，众神愤怒了。哦，天哪，人类幸存下来了。我们发动这场洪水是为了消灭人类。

我们希望人类远离桌面，但他们仍然存在。发生了什么？于是诸神之间开始了内讧，因为诸神知道有人泄露了秘密。他是谁？乌特纳皮什蒂姆终于得到了永生的机会。

他说，好吧，你抓住了我们，你做到了，你太神圣了。但在讲述这个过程的过程中，这听起来很像圣经中的洪水叙述，但在讲述这个过程的过程中，乌特纳皮什蒂姆会看着吉尔伽美什说，这是一次性的交易，伙计。你不明白这个。

但吉尔伽美什并不满足于此。他不断地推动，他不断地推动，他不断地推动。他让乌特纳皮什蒂姆疲惫不堪。

乌特纳皮什蒂姆最后说，好吧，好吧，如果你能连续一周熬夜，好吧，如果你能连续一周熬夜，你就会成功。他做不到。他的旅途实在是太累了。

他对生活中的一切感到如此疲惫。他坚持不了多久。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乌特纳皮什蒂姆烤了一个蛋糕。

他就像，在这里，你醒了。你说你没有睡觉，但这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食物，而你确实睡着了。但吉尔伽美什仍不满足。

他还在继续努力，他还在继续努力。最后，乌特纳皮什蒂姆说，好吧，好吧，好吧。如果你能下降到阿普苏河的原始水域，你会发现湖底生长着一种植物。

如果你能得到那棵植物，你就可以把它带回来。那是你的票。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就会成为不朽的。吉尔伽美什说我接受这个赌注。

我会做的。于是，他把一些重石绑在身上，涉水而下，沉到水底，得到了植物。在带着那棵能给他不朽生命的植物回家的路上，他停下来休息。

发生了什么，他没有看到，但一条蛇从他身后走来，带走了植物，吃掉了植物。那棵原本可以赋予乌特纳皮什蒂姆永生的植物却消失了。就在那时，吉尔伽美什，我很抱歉，他要给吉尔伽美什永生，但它已经消失了。

在那一刻，吉尔伽美什终于意识到永生并不适合人类。他决定和一些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回家，并在乌鲁克度过余生。还有一种奇怪的互动，吉尔伽美什突然下降到阴间并再次寻找恩基杜。

恩启都本质上告诉他，不要走这条路，不要寻找这个。这很有趣，因为它表明很难理解该场景在更大的故事中的位置，但它确实说明了叙事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方式。但本质上，这个故事是关于人性的，关于人性在吉尔伽美什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他们开始思考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们与神灵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讲述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史诗故事。所以，寻找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我们必须停下来谈谈这个，因为寻找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和谈论吉尔伽美什的内容一样有趣。我们将回到内容，我们将讨论所有这一切的含义，但我们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讨论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如何被发现的。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文本，是如何被发现的？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不是一下子找到的，而是逐步找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发现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尼尼微、古代亚述首都等最早的发掘有关。所以，它从一个名叫奥斯汀·亨利·莱亚德的人开始。

奥斯汀·亨利·莱亚德是一个作为外交官长大的人，他最终成为现代斯里兰卡的考古学家。他在现代斯里兰卡度过了一段时间。但他最终开始在古代尼尼微进行挖掘。

而这个家伙，在 19 世纪中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一讲中的谈话，那是一个光荣的寻宝时代。所以这家伙只是在挖战壕、挖洞，他只是在寻找巨大的东西。他把它放在板条箱上，顺流而下运回大英博物馆。

所以，他找到了这些巨大的雕像，他找到了这些装饰宫殿的金色覆盖物，他只是把它们全部放回板条箱上。有些板条箱沉入河底，再也找不到了。但这就是这家伙的行事方式。

但在寻找这些重大发现的过程中，他也足够聪明，意识到，哦，看看所有这些平板电脑。它们上面有某种文字。大约在这个时候，楔形文字被破译。所以莱亚德明白这里有一些潜在的重要性。

他将它们放入板条箱中，然后将它们全部运回大英博物馆。不要立即观看，而只是坐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一个盒子里。我们稍后会讲，但看看这座大雕像。

这本质上就是奥斯汀·亨利·莱亚德的目的。但他是在一些发掘中发现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遗迹的人。莱亚德最终将让位给霍尔木兹·拉西姆，而后者将接替他，而且将是同一类型的人。

拉西姆会寻找大发现，同样在寻找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寻找王座室，寻找雕像，寻找金王冠等等。只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等等。他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平板电脑最终将被运回大英博物馆进行参观。

所有这一切都将让位给乔治·史密斯。众所周知，乔治·史密斯是一位象牙塔学者。他有着令人扫兴的个性，但却是一个天才。

他最终自学了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他最早的著作至今仍被引用。他是个天才。但他最终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担任修理工，基本上是将所有破损的平板电脑组装起来。

当他把这些放在一起时，他正在视奏这些东西。因为他现在基本上能说流利的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他只是看着它们，看着它们，好吧，把这个放在一起，它说了什么？好吧，没什么。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平板电脑，他开始阅读平板电脑。这听起来很像圣经中洪水的叙述。

于是，他又读了一些书，他变得兴奋起来，然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什么。他找到了所谓的 11 号石板，这就是我几分钟前讲述的 Utnapishtim 的故事。乌特纳皮什提姆看着吉尔伽美什，这就是他的故事。

好吧，你想知道我是如何获得永生的吗？这就是与之相关的故事。这涉及到洪水。它涉及到船。

这涉及我欺骗神灵。所有这些类型的事情。史密斯明白这听起来很像圣经中的洪水叙述。

因此，他开始寻找其他谈论这一点的平板电脑作品，并开始将叙述放在一起，最终他向基本上所有愿意听他演讲的人进行演讲，甚至皇家政要也出席了这次演讲。他还阐述了美索不达米亚洪水叙事的叙述。他基本上是说，看，伙计们，我们有一个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听起来非常像圣经的记载。

我们要用这个做什么？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开始审视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等。他瞬间成为名人。

他成为名人。他被标记为随后开始其他挖掘工作。现在，史密斯不想这样做。

史密斯想坐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整天看文字。他不想到野外去。但乔治·史密斯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他能够审视文本并破译其价值或无价值，无论它是否有价值或是否毫无价值。

他可以那样做。这就是他的价值。因此，他开始领导几次发掘，再进行几次挖掘。

他开始将这部吉尔伽美什史诗一点一点地整理和拼凑起来。最终乔治·史密斯将悲惨地去世，这显然将结束他的任期。但这并不能阻止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编写。

老实说，吉尔伽美什史诗至今仍在继续。我们仍在寻找碎片。我们仍在了解这部史诗背后的文本历史，我们稍后会讨论。

我们每天仍然越来越了解这一点。但它与美索不达米亚所有这些早期发掘有关，从莱尔德开始，然后到拉萨姆，最后到乔治·史密斯。那么，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含义。

让我们看看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一些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吉尔伽美什史诗的重要性是相对而言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我们理解旧约某些元素的强大比较工具。

它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特定的释经见解、一段话或类似的东西。你可能可以为圣经中的洪水叙述进行论证，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展现了悠久的历史、漫长而复杂的文学发展史。

根据我们掌握的所有文本片段，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最初是各个单独的故事，后来在某个时刻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叙述。而这种统一的叙事又经历了后续的澄清、编辑、精确等阶段。所以，我们现在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复杂的文学发展过程的结果。

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抄写员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人们如何将独立的叙述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叙述中。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编辑、如何编译、如何澄清等等。它让我们深入了解抄写惯例和抄写倾向，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理解旧约正典过程的方式。

我们所拥有的《旧约》、《列王纪》、《摩西五经》、历史书籍，它们并不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死海的证据，无论是耶利米书的其他传统，还是但以理书的其他版本，它们都向我们证明，我们圣经中的这些文本是难以定义但明显的文学发展的结果。吉尔伽美什史诗让我们能够识别并将对话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

经典对话，我们的圣经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我们的旧约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要求我们花费时间，跨世纪审视事物，寻找线索，并考虑抄写惯例。吉尔伽美什史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行模型，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东西是如何运作的。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之一。吉尔伽美什史诗还以圣经无法解释古代近东世界观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当我们了解古代近东的世界观，他们如何看待万神殿，他们如何看待众神，他们如何理解人类与众神的关系时，当我们开始了解更大的古代近东环境如何看待这些事物时，我们就开始理解圣经的意义和神学效力。

圣经对人类与全能神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与吉尔伽美什史诗等文本的理解方式截然不同。圣经对全球洪水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一样的。那里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基本框架，但是当你深入了解圣经记载的细节时，全能的上帝总是掌控一切，他没有说太多，这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神灵有很大不同谁正在失去理智。

圣经对洪水的记载具体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选择这样做。吉尔伽美什史诗非常不清楚，而且几乎似乎通过幼稚的理由来合理化它，如果我们甚至可以将幼稚的理由称为合理化的话。因此，了解这些古代文本和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神学世界观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他们如何理解生命对永生的追求等等，与.....的关系我刚才都讲了。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我们就更加明白圣经神学的神学效力。同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工具。

请记住，以色列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作用，并且有特定的讨论和做事方式。如果我们想认真对待上帝使用古代以色列作为传达他的启示的主要机制的想法，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样的文本，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每个人是如何做的。当你了解每个人是如何做的时，你就会更清楚地了解以色列的重要性和差异。

这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含义。那就是我要离开的地方。此时，在我们的下一讲中，我们将讨论一些具体的、狭隘的融合。

但马里和吉尔伽美什再次谈论的是通过间接手段、通过广泛的融合来阐明圣经、背景材料、对圣经很重要的社会材料。

这是大卫·B·施赖纳 (David B. Schreiner) 在他的《思考大爆炸》的教学中。这是第二节，马里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两个广泛的融合。